



(下)

長劍篇 · 長劍相思

[美] 蕭逸 著

· 长剑篇 ·

长剑相思 (下)

(美国) 萧逸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张 纯

封面设计 纪友仁

•长剑篇•长剑相思(上中下) [美]萧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33.5 746,2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37-1/I·81 定价: 12.00元

目 录

恶战四大寇	为灾民请命.....	1
为情丝所困	皈依入佛门.....	25
两雄相对弈	难决一高下.....	61
孤峰小亭上	忆述少年事.....	76
黄夜闯禁地	一睹混元功.....	101
少侠遇奇缘	黑房练异功.....	109
宿毒未尽除	小乔感厌世.....	130
双目既失明	陡然寻短见.....	137
为情丝纠缠	慧剑难挥脱.....	165
摆脱情枷锁	不辞而别去.....	182
雪山斗鬼凤	神功拯垂危.....	209
雪山斗剑杰	两败俱轻伤.....	227
弟子起贪心	偷取石马经.....	243
醉酒失仪态	更需解铃人.....	278
情场如战场	爱恨相交逼.....	293
抛开烦恼事	皈依我佛门.....	321

恶战四大寇 为灾民请命

灰白色的天空不见阳光，更没有一片云，阴沉得可怕，时光象是无声的蛇，在你忽然间感觉到“它”的时候，它却又偷偷地溜走了。

入冬的风，冷涩而刺肤，当它迂迴地由眼前吹过时，间歇性地发着啸声，人的足步声，已是无足轻重，渺小得可怜。

在“千手神捕”秦照的率领之下，八个人胼手胝足默默无声地前行着，可怜复渺小——按照出云和尚的设计，这一行列名谓“白蛇衔草”，看来真的不假，的确就象是一条蛇——一条缝隙便钻的蛇。

一路之上，经过了丛林，山隙，松坪，眼前却来到了广阔的原野。

在高出半人的枯黄草地当前，秦照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身后的七名伙伴，早已疲倦不堪，巴不得立刻掷下肩上的重担，倒下来横身大睡一场。

秦照自己也几乎支持不住，喟叹一声道：“坐下来吃些东西吧！”

话声一出，各人立刻解下了背上沉重的银包，就地打尖，取出备好的干粮、饮水，吃喝起来，有的人甚至于迫不及待地先行倒地，呼呼大睡。

秦照自己固然也感到有些吃受不住，却是不敢如此放肆，

半截上身支持着地上的银包，也只能打上一个盹儿。

他这里不过方自瞌了一下眸子，却被耳边上一阵子野斑鸠拍打翅膀的声音给惊动了，蓦地挺身坐直了身子。

土红色的羽翼下，夹杂着点点鲜艳的红色斑点，当它们大举举翅翱翔天际，景象甚是可观，令人想象到，原野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些野生小动物的点缀，该是何等的失色，令人遗憾。

然而眼前的秦照，却还没有雅兴来观赏这些。

大风起于苹末，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必然有其起因，就象眼前的斑鸠群起惊飞，也当是“事出有因”吧？

秦照睁大了眼睛，努力地看了又看，望了又望……所见到的只是惆怅复阴沉的天……他的睡意更浓了。

“啊……哈……”——身边的捕快“胖头阿三”这一个抬头仰天的呵欠，似乎为各人揭开了眼前的“睡”幕，再也挺受不住，具都倒下来呼呼大睡起来。

与其说是八个人，倒不如说是八只兽、八条猪，他们那么沉重的鼾声，使得草原黯然，天地无色。

一只野兔蓦地由土丘里钻出来，竖起了两只长长的耳朵，聆听之下，一头扎进了草丛。两只黄狼，远远地探出头来，向这边打量着，印象里大概还是破题儿头一遭看见过这类怪事，哀鸣一声，相继地夹着尾巴也逃之夭夭！

八个人的鼾声，汇集成一片涛声，这番声势可真是惊人已极，一向最为持重的秦照，也居然这般疏忽，这就怪不得要出事了。

第一条人影的出现，几乎是贴着草梢儿尖端掠身而来的，施展的是众所周知的轻功绝技“草上飞”功夫。

多少人识得这种功夫，只是却没有眼前这人施展得这般

出色，当真是“个中高手”。

一身紫色长披，飘动着的柔细发丝！

敢情是个姑娘人家——凤家姑娘。

接下来，横一竖四，出现的几个人，便是她手下的跟班大四儿以及巨寇“沈邱四老”。接着，所有的人都陆续现身在凤姑娘举手的号令之下，倏地散开，随即将八捕快团团围住。

一丝骄傲的笑，出现在凤姑娘脸上。

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是不难想象的。

当真是鬼使神差，在一阵扑朔迷离之后，八个人竟然又重复落在了她的手上。现在情形看来，他们便是插翅也将难以逃脱。

打量着面前倒在地上的几个人，凤姑娘缓缓抽出了身边长剑。

“谁要是胆敢突围，就杀了他！”

四周各人聆听之下，纷纷撤出了兵刃，齐声应喏。

这阵子刀剑碰击声，使得心存警惕其实疲惫的秦照，猝然间为之一惊。

象是一只受惊了的狐狸，他几乎是跳着起来的，一式“鲤鱼打挺”，蓦地腾身跳起。

“啊——”

简直连眼前是怎么回事都没有看清，却已吃一口冷森森的兵刃，架在了脖子上。

出手的竟是吕老大——“银冠叟”吕仁。

他前遭戏耍，一时轻敌，弟兄四个几乎死在了老和尚所设置的“四极血光阵”内，内心实已把秦照一干公门中人恨之入骨。眼前秦照等一行再次落在了他的手里，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

怒从心起，吕仁恨不能这一剑就挥出切下秦照的首级。

“留着他！”

说话的是凤姑娘——她其实又何爱秦照残命生死，只不过另有打算，觉得这么就杀了他，实在是太过便宜。

吕仁冷冷一笑，竖压剑身，深邃的一双眸子，紧紧地向对方逼视着。

“听着，小子！再要轻举妄动，可就怪不得我剑下无情！”

嘴里说着，剑身抖处，秦照可就一个屁股墩儿坐了下来——这时他才算看清了眼前一切，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敢情是流年不利，竟然再一次的又落在对方手上。

偏过头来，向着四周同伴打量了几眼，一时嗒然无语地垂下了头……

什么话都用不着再多说了，这就认了命吧！

“姑娘，”秦照无限气馁地看向凤姑娘道：“你行行好事，就杀了我吧！”

“那由不了你，你们还不能死——”

微微一顿，她脸上重现笑面。实在是怪有意思，这里几乎都已闹翻了天，那一边除了秦照之外哥儿七个居然还在呼呼大睡，卧着的、仰着的、侧着的、四脚八叉的，姿态迥异，不一而足。

“把他们都叫起来，天还早着呢，这会子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凤姑娘这边方吩咐下来，早就跑过去好几个大小伙子，每人照着屁股就是一脚，把他们一一踢醒，七个人这才大梦初醒，等到弄清了眼前是怎么回事，一个个灰头土脸作声不得。

“秦头儿，你想不到吧？”凤姑娘微微笑着：“什么都不怪，只怪你们睡着的鼾声太大了，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找着了你们——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

然后她随即吩咐身边的大四儿道：“你过去看看那些袋子里装的可是银子？”

大四儿应了一声，身形微晃，已来到眼前，手上竹杖向前一探，已扎进银袋里，随即收回来认了认，只见杖梢上沾着银子的颜色，这就不错了。

他却不敢大意，一把八个装银的蒲包都行试过，证明确实无误之后，这才点点头，向凤姑娘交差复命。

凤姑娘的确很高兴，倒不是因为一举得到了这些银子，而是到底干成了这件事，可以回山向父亲交差了。

“一事不烦二主，秦头儿，还得麻烦你们哥儿八个把这些银子给背着，还有好多路要走，这就不多耽误了，我们走吧！”

她的话就是命令，谁还敢不遵。

“千手神捕”秦照苦笑着叹了一口气，看向眼前七人，交换了一下目光，一声不吭地走过去，扛起了银包，其他七人各自无话地一一照做。

银子极重，每一袋都有数百斤，八个人虽然俱都年轻力壮，精于武功，扛在背上也禁不住被压得头上青筋暴露，一个个龇牙裂嘴。

眼前不死，总能有伺机脱逃的机会，尤其难能的是，仍然由他们八个来背着银包，一旦时机来到，不难反客为主，再次脱身时，可就方便多了。

秦照心里面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咬着牙一声不吭地率先前行，其他各人陆续随行。

凤姑娘忽然道：“慢着！”

银子虽然仍由他们背着，可是走法是要改变一下。原本是八人一串，亦步亦趋的行列，却为凤姑娘化整为零，分散开来，这样一来，所谓的“白蛇衔草”可就“衔接”不上了。

秦照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却是无计可施。

凤姑娘胜券在握，自是开心，沈邱四老更是精神抖擞，自承护银重任。他们四人羁身草莽数十年，远近路途，了如指掌，经他四人一番擘划，竟较之凤姑娘原先所欲行走之路途大为缩短，把一切交待清楚之后，留下了大四儿，凤姑娘便独自个儿地先行离开了。

×

×

×

一行人在午后不久时分，来至在荒凉的“马鬃山”当前，这里有一座无人主持的小庙名“善行寺”，各人便在这里落脚歇息，进些饮食。

凤姑娘不在，一行人自然而然地便惟“银冠叟”吕仁马首是瞻，大四儿虽是凤姑娘身前的跟班儿，无奈手下各人全听吕仁的招呼，他反倒象成了外人。

“善行寺”虽说无人主持，到底也住有几个和尚，只是不善经营，无所谓什么“香火”而已，眼下忽然来了这么一大帮子恶客，要茶要水，忙了个不可开交。

秦照等一行人原已是疲惫十分，经过一路的卖命折腾，此刻一停下脚来，便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午饭之后，在大殿里生了一堆火，各自倒地呼呼大睡起来，却由“沈邱四老”中的“要命”鲍无常，率同几个小盗，严加看守，预备在黄昏之后，启程上道。

禅房里“天麻”谢山与“铁指开山”乔一龙各自盘膝跌坐在禅床上，两个人虽说都是受过伤，可是仗着身子骨格素

称强硬，看上去还不得事，只是看上去两张脸都不十分开朗。

喝了一口茶，“天麻”谢山冷笑了一声，摇摇头道：“咱们这都是一大把子年岁的人了，想不到临老，却落了个如此下场，给人端盘子，老二你说犯得着么？”

“铁指开山”乔一龙一惊道：“小声着点！”

说了这句话，他起身离座，探头窗外看了一眼，才又坐下来道：“还好，他不在——要是被他听见，可不大好，你还是少发牢骚吧！”

这个“他”字，想必指的是大四儿，要是被他听见，当然不大好。

“天麻”谢山被乔一龙这么一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脸上的麻子一颗颗红光净亮。

“他在又怎么样？我就是要他听见……狗仗人势的，他算个什么东西？”

谢老三越说越是有气，瞪着一双三角眼：“没见过吕老大这个样的，越老越孬种，要是依着我，眼前不正是个机会，一不作，二不休，咱们把他——”

“铁指开山”乔一龙“嘘”了一声，慌不迭站起来，只听见窗前脚步声响，走过去一个和尚。

乔一龙才象是松了一口气，谢山见他谨慎如此，一赌气，干脆把头转到了一边，不再答理他。

虽然如此，谢山这几句话，可不禁打动了——乔一龙又岂是省油的灯？想当日，兄弟四个在沈邱地面上，一呼百喏，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说是何等风光，如今却落得寄人篱下，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份委屈简直是别提了，想着想着，他可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一时垂下头来。

“二哥——”谢山压低了嗓子：“只要你点头，老四那边只是一句话，哼哼……那小子虽有些扎手，可也敌不过咱们兄弟一起来，只是老大那一边，还得你事先打个招呼，得要他点头才行。”

乔一龙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你当我天生下贱，愿意听人使唤是怎么着？只是这件事可千万草率不得，一个弄不好，哼哼，哥儿四个几条老命，可全都别想要了。”

“天麻”谢山愣了一下道：“那咱们就一辈子听人使唤吧！”

乔一龙冷冷地道：“往下再看看吧，总会有机会的！”

谢山睁大了一双三角眼：“还等什么机会？眼前不是机会是什么？把那小子干了，钱不都是咱们的？然后往远里一走，就是老天爷他也找不着咱们呀！”

“可是……这小子滑溜得很——一个下手不成，便是后患无穷！”

“你放心，这件事只要老大一点头，那小子就算是有八条命也逃不了。”谢山越说越带劲儿，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脸上隐隐然已自现出了一片杀机。

“铁指开山”乔一龙站起来在房里走了一趟，忽然定下脚道：“我这就去瞧瞧吕老大去。”

房门忽然一下子被推开，闪进了一个人来，正是“银冠叟”吕仁，说曹操，曹操就到，乔谢二人乍见之下，俱不禁为之一愕。

紧接着吕仁掩上了门，走过来一声不哼地坐下来。

乔一龙心里奇怪道：“有什么事？”

吕仁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彩：“是时候了，下手干吧！”

“天麻”谢山一个骨碌站起来：“什么……老大，你是说……”

“沉着气，老三！”

吕仁嗓门压得极低：“那小子这就要回来了！”

乔一龙听得怔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你们心里先有个底子，到时候也好出手！”吕仁冷冷地道：“黄昏上路，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往‘摩天岭’，另一条是往南的官道。咱们就在上路以前先把那小子给拾掇了，然后入山。”

乔、谢二人听得一个劲儿地直点头，心里着实佩服：老大这个主意实在高，那是因为一旦进入山路之后，可就是他们哥儿四个的天下了，凭着他们对于眼前地形的了解，就是在山里窝个十天半月也不愁迷路，就是老神仙也休想能找出他们来。

一听至此，“天麻”谢山第一个表示赞同。

“好，这就干吧！”脸上麻子一个个闪着红光：“那个兔崽子交给我，老子在他身上捅上八八六十四个窟窿，不宰了他，老子不姓谢。”

“银冠叟”吕仁想是觉着他的声音太大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老大就是老大，自有其威严，谢山立刻会意，低下头不吭气儿了。

“这件事草率不得，不能交给你！”

吕仁的眼睛移向“铁指开山”乔一龙道：“你来！”

乔一龙咬了一下牙，点头受令。

吕仁道：“记住，事先可千万不能让他看出了一点不对来，否则这件事可就成不了，那小子比兔子还要精，下手要快，要狠！”

乔一龙皮笑肉不笑地牵动了一下脸上的皮肉，那意思象是在说：这还要你关照？

×

×

×

天气阴暗，根本也就无所谓什么黄昏不黄昏，事实上离着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看上去却已经象是黑了。

好象从一上路开始，风就没有停过，这会子飕飕吹过来，袭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象是肌肤都将为之裂开来那般模样。

离开了先前休息的那座小庙有一阵子，眼前来到的地方是“十八盘子”——那是因为站身于当前，向远处望，只见摩天岭上大小十八处高地，各成气势，却又峰峰相联，这“十八盘子”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

打从一开始起，“铁指开山”乔一龙就紧紧地蹑着大四儿身后，算得上是“寸步不离”，而大四儿却有意无意地每每心存警觉，故意地把距离拉远。

大四儿可不是傻瓜，凤姑娘把这重逾千斤的担子交给了他，他可不能出上一点岔子——仗着主子的威势，只当是这些人不足为虑，只等着地头一到，交了差，便告大功一件。

人算不如天算，可真是再也没想到变生肘腋，已经驯服了的四只野兽，居然会兽性大发，再一次地向他递出了爪子，择人而噬。

“大当家的——”大四儿一双眼睛盯着吕仁道：“眼前这个路，可该怎么一个走法？必得先给我说说看！”

“银冠叟”吕仁早已胸有城府，眼前正是下手时机，哈哈一笑道：“这要乔老才能说清，这条路他最清楚，老二，你过来跟大管事的说说！”

“铁指开山”乔一龙早已把一口精钢打制的锋利匕首贴腕藏在袖内，以备随时下手，听得吕仁招呼，料着事情已迫

在眉睫，当下答应一声，立时趋前，向着大四儿身边走来。

“大管事有何见教？”

一面说，双手抱拳向大四儿拱一拱。

大四儿那张青皮寡肉的瘦脸，绽开了两道笑纹：“好说，二当家可有入山的地图？”

“正要奉上请观！”

一面说，乔一龙可就把早已备好的地理图卷双手奉上，大四儿伸手待接的当儿，忽似有所警觉地收回了手。

“二当家的，你还是在口头上说一说吧！”

乔一龙一口匕首，眼看着就将在大四儿探手接图的一霎间就势抖出，想不到对方忽然间心生机灵又改了主意，不由得他心中为之一惊。

四只眸子接触之下，大四儿眼神里显现出一些儿惊惶，就势向后退了一步。

乔一龙未能在方才一霎间，把握出手，在时机上来说，显然已是慢了一步，只是此刻已箭在弦上，是不容不发，他便向前又凑了一步，手里的人山地理图卷缓缓张开。

一旁的“天麻”谢山看得紧张，赶前几步，呼地一声，亮着了手里的千里火。

火光乍现之下，乔一龙已是按捺不住，怒叱一声，一口冷森森的匕首已自袖管里抖了出来。

这一刀看似莽撞，其实是早已经过深思熟虑，各样假设之后的一刀。

一刀既出，刀分六面，事实上连大四儿的退路都给封住了，但只见短短的刀身上，渲腾起一片醒目白光——这道白光直向大四儿咽喉上疾刺过来。

大四儿怪啸一声，猛然间向左边一个快闪，他虽然已有

警觉，却仍然不会料到，事出突然，一个有心，一个无意，这般情形之下，想要闪躲开眼前这一刀，可就有些大费周章了。

他这里身子方自闪开了一半，乔一龙的刀已自正中偏开，如影附形“哧——”一片刀光闪自大四儿右肋，寸许来长的刀尖子已深深扎了进去。

大四儿嘴里怪叫一声，负痛之下，全身用力向外一挣，这一刀足足在他胸肋之间留下了四五寸长短的一道口子，大腿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这一刀，乔一龙原是要取其性命的，却想不到临出手时，力有未逮，以至于为对方留下了一线生机。

随着乔一龙的刀势，大四儿一个疾滚猛翻，元宝也似地飞了出去。

——他当然知道这是要命关头，身子一经落地，不待站好了，第二次施展全力，霍地旋身便飞起，直向一旁高地上落去。

无如，在场各人一刹那间，全都成了他的敌人，硬是放他不过。

大四儿身子方自腾起一半，“天麻”谢山已由斜刺里疾扑过来，一双“乾坤圈”泰山压顶般，直向他头上照顾下来，另一面“要命”鲍无常却在这当口发出了一口飞刀，银虹乍现，已深深扎进了大四儿小腿弯子。

“啊——”惊叫声里，大四儿死命地挥出了手上木杖，“当”一声，硬生生地磕开了谢山的一对乾坤圈。

两番受创之下，大四儿已再无招架之力，身子“扑通！”坠落地上，狗也似地在地上滚着。

“银冠叟”吕仁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番战局，眼前似乎

已到了他出手时机。

当下身形摇处，极其利落地已来到了大四儿身边。

大四儿原不该这么差劲，无如一上来中了乔一龙的毒手，接着又中了“要命”鲍无常的飞刀，连番受创之下，哪里还有还手之能？

眼前“银冠叟”吕仁忽然来到，大四儿心里一急，怒叱一声：“老儿——你们反了——”，倏地翻起手上长杖，照着吕仁当头直打下来。

“银冠叟”吕仁此刻哪里又会把他看在眼里？长剑轻挥，“当”一声，已把对方长杖拨开，一声冷笑，掌中剑顺势一抖，便向对方前心上扎去。

猛可里，一旁草丛间“呼啦”地响了一声，一人寒着声音道：“打！”

紧接着唰啦啦飞出了一天的碎石头子儿——

这一天碎石头加诸的力道可是不小，一经蔓延开来，在场各人皆在照顾之中，尤其是其中数颗奔向吕仁而来的，更是势猛劲足。

“银冠叟”吕仁一惊之下，却是顾不得杀害大四儿，脚下力点，倏地折了一个凌空筋斗，翻出去丈许以外。

也就在同一个时间里，一条疾劲的人影，呼地现身眼前，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大四儿跟前，落地，递掌，吓一把，已抓住了大四儿右手腕子。

“去吧！”

话出手翻，“呼——”一声，已把大四儿抛出丈许以外，落身于荒地长草间。

大四儿当然不是傻子，这条命不啻是捡回来的，当下忙不迭在草地里一连打了几个滚儿，掩身长草里暂时不敢动弹。